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三十三回 麗句清詞三分宿慧 花香燈影一片艷情

話說癡珠自入正後，深居西院。或聽秋痕彈琴，或瞧秋痕作畫，就縣前街也少得去了。這日上元，子秀、子善久不見面，便兩人一車，到了秋心院。值門開著，下車走入。見靜悄悄的，沒個人影。再看月亮門，落把大鎖。兩人愕然。

後來李裁縫出來說起，纔知道初二後，秋痕通沒回來。兩人出來上車。便吩咐趕向秋華堂來。

看門見是熟客，就不通報。兩人沿西廊，步入月亮門。見廚房裏一個打雜，在那裏打盹，便悄悄的向西屋窗下走來。正待轉入樓下甬道，聽得癡珠吟道：

「浮萍大海終飄泊，羞向紅顏說報恩。」

兩人站著腳，又聽得秋痕道：「你也有些年紀了，積些餘囊，作個買山歸隱之計，也是著實打算。再者，你的性情不能隨俗，萬分做不過荷生，讓他得意吧。」癡珠歎一口氣道：「我為著家有老母，不得已奔走四方，謀些衣食。不然，我就做和尚。」秋痕道：「你好好做詩，都是我說著閑話，又引起你的心緒來了。」癡珠道：「我這上半四首，已是不及他的原作。再做下去，也沒有好句出來，不如算了，不作吧。」秋痕道：「你昨晚說的『繡榻眠雲扶不起，綺窗初日會難逢。三生風絮年來縮，一室天花夜不寒』。都是佳句，怎的不好？」

兩人聽了半天，正待移步。不想玉環從甬道出來看見，便報道：「留大老爺和晏太爺來了！」癡珠迎出，延入客廳。秋痕掀開香色布棉簾招呼。兩人覺屋裏一陣蘭花香撲鼻，就行步入。見窗下四盆素心蘭，開有二十餘箭，便向書案走來。

案上一幅長箋，狂草一半。子善看了蘭花，因取來瞧，上寫「奉和本事詩三疊前韻。」子秀唸道：

「第一洞天訪碧霞，雲翹有約總非除。

鸞笙吹出香窠暖，鳳簡題成錦字斜。

楚岫朝雲開遠黛，天臺暮雨洗濃華。

尋常小謫人間去，也作秋風得意花。

福慧修來費幾生，珊珊仙骨照人清。

衫裁燕尾成雙影，扇寫蠅頭憶定情。

錦瑟相思頻入詠，枕屏兩地暗呼名。

瓊霄指日翔鸞鳳，別鶴何須帶怨聲！

番風輪指數遲遲，貯月樓成燕不知。

才子巾箱金粉艷，美人妝盞芷蘭思。

嬌呼小字猜蓮子，愛唱新詞譜《竹枝》。

陌上花開歸緩緩，荊釵珈服兩相宜。

涵我卑棲水外村，天涯回首舊琴樽。

西風鐵笛黃泥坂，夜月銀箏白下門。

煙柳灞橋留別夢，胭脂北地染新痕。

浮萍大海終飄泊，羞向紅顏說報恩！

蓬山風引歎無緣，辜負箋天四十年。

四扇畫梅成小影，繡裙簇蝶記遊仙。」子善道：「清艷得很。」子秀笑道：「我們今天做個催租客，打斷人家詩興了。」秋痕道：「他正不高興，恰好你來，和他談談吧。」林喜端上茶來，玉環裝著水煙，四人各說了近事。

子秀見上首掛著荷生集《座位》寫的一付聯對，是：

座列名香，文如滿月；

家承清德，室有藏書。中間是心印的一幅畫梅橫披，橫披下貼兩紙色箋。便走近一瞧，見是七絕四首，款書「女弟子游畹蘭呈草」。便向癡珠道：「你那裏又收個會做詩的女弟子？」秋痕笑道：「不就是李太太？」子秀道：「不錯，他娘家姓游。」

子善也走過來看。因唸道：

「華燈九陌照玲瓏，掩映朝暎一色紅。

最是太平真氣象，萬人如海日當中。

雕輪寶馬度紛紛，百和衣香昨夜薰。

繡幃珠簾都不下，輕塵一任上烏雲。

餞蕭吹暖遍長街，可有遊人拾墮釵？

滿地香塵輕試步，幾回珍重踏青鞋。

小幅泥金寫吉祥，十枝繹蠟照華堂。

并門多少嬌兒女，但願家家福命長。」

唸畢，說道：「李太太也會做詩麼？」子善道：「幾見詩人的弟子不會做詩？」就掀著臥室簾子，見窗下兩盆水仙花，也自盛開。壁上新掛一付聯，一幅山水的橫披，橫披下也粘一色箋。便踱進去，瞧著聯一邊款書「癡珠孝廉正腕」，一邊書「雁門杜夢仙學書」，句是：

誦十萬言，有詩書氣；

翔九千仞，作逍遙遊。

當下子秀和癡珠都跟進來。子善道：「采秋竟會寫起大字，且有筆力，真是夙慧。」子秀道：「不要說采秋，就秋痕不是大有慧根，怎麼幾個月工夫，就會做詩呢？」癡珠道：「大約琴棋書畫，詩酒文詞，都要有點夙根，纔能學得來。你看採秋這幅畫，不更好麼？」

子善、子秀瞧著那幅畫，是幅工畫山水，筆意卻極灑落，小楷款書「奉夫子命，為癡珠孝廉作，韓宅侍兒夢仙寫」。子善道：「這落款就也新鮮。」旁有小楷一詩，是荷生題的，子秀唸道：

「拔地奇峰無限好，在山泉水本來清。

飄然曳杖絕塵事，獨向翠微深處行。」

兩人再看色箋的詩，上書《水仙花》三字，下書「侍兒劉梧仙呈草」。子善唸道：

「雲停月落座留香，一縷冰魂返大荒。

銀燭高燒呼欲出，仙乎宛在水中央。

好伴吟邊與酒邊，蓬萊春在畫堂前。

煙波尚許儂借隱，自抱雲和理七弦。」子秀道：「大有寄託。」又看了癡珠的帳緣，是秋痕畫的菊，就說道：「秋痕的畫菊，竟一天蒼老一天了。」

當下禿頭回道：「池師爺請爺說話。」癡珠出外間去了。子善隨手將案上一個書夾一檢，見斷箋上有詩兩首，瞧是：

對卿鄉更覺溫柔，雨滯雲癡不自由。

胸卻比酥膚比雪，可堪新剝此雞頭。

秋波脈脈兩無言，檀口香合一縷溫。

錦帳四垂銀燭背，枕邊欽墜個中魂。又一素紙，上書《題畫》，云：

繡幃怎不卸銀鈎，微識雙雙艷語柔。

彷彿釵聲拋紙上，銷魂豈獨是天遊？

無言祇是轉星眸，個裏情懷不自由。

水溢銀河雲尚滯，子夫散髮最風流。

春雨梨花醉玉樓，雙雙彈罷臥空篋。

誰將鏡殿銅屏影，付與春風筆底收？

兩人一笑。又檢得字條，楷書寫的是「燈下紅兒，真堪銷恨；花前碧玉，頗可忘憂」十六字。又色箋兩紙，寫的是：

埋骨成灰恨未休，天河迢遞笑牽牛。

斑駁祇繫垂楊岸，萬里誰能訪十洲？

欲人盧家白玉堂，何曾自敢佔流光？

可憐夜半虛前席，萬里西風夜正長。

龍護瑤窗鳳掩扉，含煙惹霧每依依。

何當共剪西窗燭，日暮歸來雨滿衣。

雲鬢無端怨別離，流鶯漂蕩復參差。

東來西去人情薄，莫枉長條贈所思。末書：「日來讀玉溪生詩，因集得詩如右，呈政吟壇。此中情事，有君有我，有是有非，知足下必能參之也。並希示復，或賜和為望。荷生漫作。」

兩人不大解得就中謎語，就檢別的來瞧，內還有秋痕的詞並手札。詞云：

花箋唱酬，曳斷情絲千萬縷。獨對柳梢新月影，算今宵人約黃昏後。眉雙繡，奈東君一剎，去矣難留。簾幕鎖人愁。風風雨雨，腸斷晚妝樓。又一詞云：

花憐小劫，人憐薄命，一樣銷魂處。香銷被冷，燈深漏靜，想著閑言語。

兩人祇看到這一紙，瞥見秋痕掀簾進來，將書夾一搶，說道：「半天沒有聲息，卻原來偷瞧人家機密的書札！」子秀笑道：「事無不可對人言。」子善笑道：「『人約黃昏後』，怎的可對人言？」就出去了。

到了客廳，兩農要走，癡珠因留三人小飲，並請了蕭贊甫。到得黃昏，大家都要出去逛燈，癡珠就不十分強留。

此時裏外都點上燈。客廳中，點的是兩對西番蓮洋琉璃燈。裏屋兩間，通點一對湘竹素紗，一邊字一邊畫的燈。正檐下，一字兒四對明角燈。

一會，月也上來。客廳中兩盆碧桃花，開得艷艷，映著燈光，就像嫣然欲笑一般。

秋痕將屋裏兩重棉簾盡行掀起，引著蘭花水仙的香。癡珠就領秋痕，到秋華堂玩賞一回月。忽然對秋痕道：「你看如此月色，天又不冷，我們何不同到芙蓉洲水閣走一走？」秋痕道：「怕碰著人，不好意思。」癡珠道：「這時候，還有甚麼人，跑來這冷靜地方？」便喚禿頭、穆升，先去通知看守的人，教他預備茶水伺候。去了。正是：

燈下紅兒，花前碧玉。

銷恨忘憂，同心一曲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